禪鳴

（本文爲佛教慈濟醫學獎學金入選作品）

洪秉坤

前言

記得大三暑假時，由於經過了一年基礎醫學教育之後，心裡產生了一種極不平衡的狀態，因爲那時幾乎天天都七、八堂課的血管、神經和生化反應，如此大魚大肉強迫進食了一年，令我作嘔不已，心想或許是由於神精上的營養不良，所以，我就拉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學作伴，去參加耕莘寫作班的哲學組，那時負責老師陸神父介紹了一些書給我們，我挑了一本古希臘哲學史和一本禪宗的書，這是我接觸禪宗的開始，或許這是「續續聽了幾場有關緣」吧！往後斷斷禪宗的演講，使我越來越喜歡禪宗的理論，也深深的感覺到禪宗影響東方文化之深，同時我發現幾乎每個中國人或日本人的腦海裡都有「禪」的影子在浮沈著，只是他們不知道「它」的名字就是「禪」罷了，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禪宗事實上已脫離宗教的軀殼，而成爲東方哲學的精神。」

對於一個初次接觸佛教的年輕人，要求其深入的闡釋佛教的精義，正如同對於一個只有看過一、兩本外科教科書，而要求其開刀救人一樣是不可能的。況且，佛教之典籍浩如淵海，用辭既極古奧，陳義又至深賾，所以，有些人研究佛學數十年，而對於佛教之眞實義，尚如盲人摸象一般，何況，我只是個門外漢，所以，我只好用我平日治學的方法，由大而小，由博覽而精讀，由佛教之大意，逐漸縮小範圍而對焦於禪宗六祖壇經的一小段，再加上自己一點點的心得，以期能對佛教之大綱有一粗略的瞭解，所以，這雖是一篇談論禪宗的文章，亦可說是我研讀佛學的心路歷程，希望各位前輩，不吝賜教。

本論

佛教的東傳可以說是中、印古文化交流的起端，但宗教是不分國籍的，由於佛教的穿針引線，使得中、印兩大東方古文化相互激盪，更由於東亞各國文化皆傳自中國，而在佛教中國化之後，逐漸的使佛教成爲東方宗教的代表，一如基督教之於西方。但是這兩大宗教卻給我截然不同的感覺：佛教有如古老東方一樣，有一股令人難窺其究竟的神秘感，佛教的典籍又玄奧難解，而出家人給我的感覺很像出世的仙人，比較著重於本身的修行，而少涉足紅塵，較少有積極的傳教行爲；相反的，基督教的典籍較簡明易懂，傳教士更積極的傳教，有如在趕業績的推銷員，充滿了鮮明活潑的商業色彩；這兩種強烈對比的現象總令我百思不解，難道這跟教義有關嗎？還是由於民族性的差異？因爲東方民族有著含蓄羞澀的個性，而西方民族卻顯得活潑熱情。

言歸正傳，讓我們先闡明佛教之定義與來源，佛教者，乃釋迦牟尼佛於菩提道場，廓然大悟，成無上覺後，如其所證所由證而說之教法。佛之爲言覺，於一切法一切種相，能自開覺，亦開覺一切有情，如睡夢覺，如蓮華開，故名「佛」。而「教」者，乃聖人被下之言。

佛教開祖釋迦牟尼佛，其釋迦乃種族之稱，而牟尼乃智者之義，此乃釋迦佛成道後之尊稱。其未出家時，名爲悉達多，又作薩婆悉多。瞿曇，又作喬答摩。釋迦佛的身世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他原是印度迦毘羅城的太子，成年後，一日與憂陀夷出遊，見一人頭白背傴，拄杖羸步，問而知爲「老人」；沒多久，又見一人，身體羸瘦，面色痿黃，問而知爲「病人」；這時又見一人，臥於輿上，室家號哭而隨送之，問而知爲「死人」；釋迦佛初見此人生之生老病死諸苦，無論貴賤沒有一個人可豁免，而心生厭俗之心，遂出城，求教於跋伽婆仙人，一年而無所得。故入伽闍山苦行林中，端坐思惟，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如是六年，極力苦行，形體羸瘠，有若枯木，終不得解脫。遂起澡浴，獨行於菩提樹下，敷之爲金剛座，趺坐其上，誓言：「我今若不證無上大菩提，寧碎是身，終不起此座。」

佛典稱釋迦佛在菩提樹下，端坐思惟，魔王波旬，欲動其心，然太子身心堅固，卒不得使便。魔遂崩散，即便入定，思惟眞諦，逆觀十二因緣，霍然大悟，得無上正眞之道，爲最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無師智自然智，即得現前。」

我之所以寫這一大段釋迦牟尼佛從出家到成道的故事，乃是因爲我發現幾乎所有得道的高僧，都會經過這一段艱苦的路程，所以這雖是一段磨練歷程，也代表著佛教的自我訓練方法。耶舍、大迦葉如此，六祖慧能亦是如此，爲何他人見生老病死，無動於衷，且認爲這是自然之道而束手無策，而獨獨他們急於尋求解決之道，遍尋名師指點，最後苦行思惟數載方能得道，此即所謂的慧根和佛緣嗎？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佛教各宗，佛教各宗計有：俱舍、唯識、律宗、成實、三論、禪、天台、華嚴、密宗和淨土宗。由此可知，禪宗只是佛教的一個小分支，但是這一小分支卻爲佛教大放異彩，不僅是因爲禪宗最爲大家所津津樂道，更是由於它可以補足現代人思想的缺陷，而且禪宗已逐漸地對世界宗教思想產生重大的影響，正如日本禪學家鈴木大拙所言：

> 『禪乃東方世界的宗教心臟。在以基督爲樞紐，一直認爲是西歐中心主義的世界史，如今已被修正，佛教禪宗所完成的使命，對人類的將來有極大貢獻。

那麼何謂「禪宗』」呢？禪宗乃以傳佛心印爲宗，故又名「佛心宗」。以其行貌似習禪，自李唐以來，通稱爲禪宗。佛典上稱釋迦牟尼佛於涅槃會上以無上正法付囑摩訶迦葉，是爲禪宗之起源，輾轉傳至達磨大師，將付法衣鉢東來，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外別傳之心印」，而這句話即是禪宗精髓之所在。

釋迦佛成道時曾說過：「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無師智，自然即得現前。」因此，禪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乃是透脫八萬四千教綱，超出大小顯密之外，單傳如來心地法門，直接人人本心，俾見性成佛之宗義。一如五燈會元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所以，禪宗絕非枯坐冥想，不學無術，而是以心傳心，一切冷暖自知，難以用語言來說明。因爲禪宗是一種思想，是一種頓悟，而這是難自經書上讀到的，而必須你向你的心求取，不曾向本心求取者，讀再多經書亦是枉然，因爲文字言教只是指月之標、渡河之筏，當你達到目的後，就必須把那標和筏丟棄，不爲教判之荊棘、法數之計度所束縛。

「禪」的內涵到底是什麼呢？也就是它究竟是由那些成分所組成的呢？就我的感覺禪應該是：

一、智慧：即是所謂的慧根，是以你的智慧，來印證禪機，即禪的智慧。這也是爲什麼六祖慧能能說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麼一首富有禪機的偈，而其他七百餘位跟五祖弘忍那麼久的弟子，卻無一人看出其包涵的智慧。

另有一例，曾有甲、乙兩禪寺的小僧，時常在市集上碰頭，一日，甲僧問乙僧說：「你要到那裡去？」乙僧頗富禪機的答說：「風到那裡去，我就到那裡去！」甲僧無言以答，回禪寺問其師父，其師責罵他說：「你難道不會反問他，風停了，他要到那裡去嗎？」甲僧謹記之，數日後又遇乙僧，甲僧滿懷自信的問乙僧：「你要到那裡去？」乙僧即回答說：「腳到那裡去，我就到那裡去！」甲僧這次又是碰得一鼻子灰，回去告其師，其師氣極了，罵曰；「你難道不會舉一反三啊！問他沒有腳了，他要到那裡去嗎？」甲僧深覺顏面掃地，一心只想挽回一點面子。他日又遇乙僧，又問曰：「你要那裡去？」乙僧笑曰：「我要到菜市場買菜去！」乙僧掉頭即走，甲僧呆立原地無言以回。

由以上兩例可知，禪的智慧，是需要你本身所具之慧根，去體會，否則，即使如臨濟宗用「當頭棒喝」，也不能使你頓悟。（上）

慈濟的訊息◆前記

陳慧劍

慈濟功德會會長證嚴法師每月在精舍爲慈濟委員的開示，經由弟子靜淇居士的記錄，彙集成書，第一部「慈濟叮嚀語」，於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一日問世，到今天已再版五次，印行四萬册，由於證嚴法師的身教言教，其感人之處，獲得社會廣大的迴響，一時洛陽紙貴，成爲佛教界最感性的弘道典範，而今第五版七千册，又將問世。

自從此書問世之後，證嚴法師之每月法席依舊，而今又彙集二十五篇，並承指示，以最新式的四十八開秀麗版，每册一五〇頁左右，編定結集成書，以利道侶攜帶、收藏、隨身閱讀，並承師座命名爲「慈濟的訊息」，並隨之陸續編印續集，此書將繼「隨師行記」之後，成爲記錄「慈濟法業」之「行道書」，當然也是記錄證嚴師座生平行誼的第四種「史料書」。

它依次是：

一、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　陳慧劍著　（四十開本）　民國七十一年初版　歷年流通約三十萬册。

二、慈濟叮嚀語　靜淇記　（二十五開本）　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初版，今已五版，印四萬册以上。

三、隨師行記（第一集）　德宣法師記　（二十五開本）　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初版一萬册。

四、慈濟的訊息　靜淇記　（四十八開本）　每集印行三萬册。

這些書，如果換一個角度，在營利的出版界，都已進入暢銷書排行榜了。

這一系列書，是「慈濟人」的人格指導書，是接引社會善行的入門書，是感性的、慈愛的、理念的行道書。

這些書，將在慈濟文化部門，陸續問世。

它也將爲台灣的社會，打開一扇啓廸人性光輝之門。

這些書都是經過我的手設計、編輯、逐句逐字品嚐親校，因此，它也成爲心靈之上印下最多的慈切的月光。

因此，我不揣淺陋，爲之誌留出版因緣，並藉以告訴慈濟道侶們，「慈濟功德」，不僅是一種財施濟世，也是法施度人並行之大業。

慈濟法業，與慈濟道侶血肉相連，榮辱與共；因此，在證嚴師座法泉滋沐之下，海內外同道，所應服膺奉行者，厥爲「以師志爲己志」，始可濟衆生於火水，而登於清涼之地。

願我法侶，菩薩道上，攜手共進，永結淨緣。

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
於台北市

慈濟叮嚀語啓示錄

靜睿

慈心如細水長流

人類在過去生中，所造的業因，既不全是極惡不赦的地獄業苦因，又沒有種種特別的樂善好施，生天福報的大善因。報生在人間的，大都是中等善惡業，人間畢竟苦多樂少，因爲有苦（如戰亂、飢饉、瘟疫、水、火、風、震等災禍的苦惱。還有身體上的病老死的痛苦，更有人與人間的怨憎會合，相愛別離，種種情感上的苦！）因有苦，才會求安樂—想學佛法，必須於學法中，及在苦難中的衆生起勇猛心、慈悲心、喜捨心、受持佛法，救助苦難人，才能獲得人生的意義、心靈的快樂、生命的永恒解脫。

「細水長流能穿石」！慈悲心，像細水一樣不斷常流，就是最硬的石頭也會貫穿的。露水極微，但長夜的飄落，也能滋潤土地，滋養萬物。不要輕視自己捐獻的力量，每一點、每一滴，都是各項救濟活動的力量。

佛教慈濟的事業，的確需要集合大多數人的力量來推行，才能發揮長期的績效，長期的喜捨心，同心合力，擁護慈濟，實行佛陀慈悲救世的精神，才能成就無量的功德。

以衆生之苦樂爲苦樂

佛陀教弟子們說：「你們看到了年老的人，要把他們當作是自己的父母一樣……年幼的要當作自己嬰兒一樣！」人生最悲哀的感受莫過於「人有眷屬，唯我獨無。」孤老鰥寡身世悲涼，我們何妨權充遊子，孝敬老人，以慈母心安慰貧病的心靈，這是衆生一大福田。

佛教慈濟工作不但有生活物質的救濟，更能給予精神上的溫暖與快樂，甚而使他們體會到佛菩薩的慈悲，進而引導他們念佛，使之安貧樂道，這即是慈濟菩薩們財法兩施的方法。我們的慈悲心永恒地散佈給每一角落的衆生，使他們沐浴在溫和快樂中。

慈濟事業希望能達到「意誠物美」的眞正殊勝布施的境界，使發心的善士，都能感到出錢施濟貧困，乃是人生一大樂趣，讓布施者心靈上常得到安詳和快樂的感覺，另一方面使受施的貧戶也能得到生活上的溫暖，心靈與精神也感受滿足。

施比受更有福。受施的人所感受的快樂，還不及捐款布施的人幸福與快樂，這即所謂：「以衆生的幸福爲幸福，以衆生的快樂爲快樂，以衆生之苦爲苦的殊勝境界」！

求現身福與身後生淨土

衆生福薄業深，佛陀不能久住世間，而衆生又執迷不悟，慈悲的佛陀不忍視我們沈迷於生死中受苦，所以把衆生的生死大事，委託東方瑠璃世界的葯師佛及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爲衆生生死的依靠！

葯師佛在人間專爲拔苦度生，應衆生的要求而滿足衆生的願求，只要我們的行爲能符合葯師經中所教導的去實行，即是要「求長壽、求富饒、求官位、求發財、求世界和平、求天下大同」等現生快樂，解脫現生中一切不如意的苦惱，於一生中逢凶化吉，那麼我們就應修持葯師法門。

佛門中許多人不求現生，只望死後得永恒的解脫，這類衆生則賴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接引。但是要求生西方極樂，也必須要依照「彌陀經」中所教示的持名念佛，得一心不亂，乃至不可缺少大善根，大福德因緣，才能往生。總之不論求現生福祿的葯師法門，或是求死後得生極樂的阿彌陀佛淨土法門，無不是從做好人，行好事開始。

葯師法門乃是教人廣造福業，培植福德因緣，好爲往生西方極樂的資糧。學佛的人應重視「生」「死」，把握做人的機會，做好人生的事業，則家庭和樂、社會安樂、國家天下太平，眞正而徹底地達到消災延壽、福祿綿長的境界。慈濟功德會的會員、委員恒久的大善心，不計歲月，以無盡的熱忱爲貧病者服務，確已實踐了葯師法門，履行葯師佛的菩薩行！

以慈心助人以守戒濟物

慈悲即「與樂拔苦」，給予人類一切生活中身心物質的濟助。守戒心，則是防犯心身過錯，守護善念不失。以慈悲救助一切衆生，固然是千古不易的大好事，但我們應進而尊重維護一切的生命。所以佛教有一句話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由此可知佛教尊重一切衆生生命的尊嚴，與佛同等。學佛者在人道中應施慈悲，而在異類的衆生中亦應提倡戒殺、放生、愛護牠們，尊重牠們生命自由的尊嚴；能這樣才能稱爲無缺憾的慈悲。由此無缺憾的慈悲力量，才能眞正發揮「慈」益群生，「悲」濟六道精神。

慈濟功德會成立二十二年來，十方大德廣行慈悲，爲那些貧病殘老孤弱者，不惜辛勞，不計年月，恒久支持本會，尤其是慈濟委員同仁們，不分寒暑陰晴，不畏風雨烈日，只爲救濟貧病而到處奔勞，這即是出自慈悲心。但若只有慈悲心而沒有守戒心就像是十五的夜晚，雖有圓明的月亮，却被烏雲遮蓋，透不出光明一樣的遺憾，所以有慈悲心同時也必定要有守戒心。

其實「慈悲」、「守戒」的心，是給自己日常生活最美好的娛樂，也是眞善美的人生。具備慈悲心及守戒心，必能做到每件事，都是利益衆生的好事。既然衆生已得到利益，當然施濟者心境的欣慰快樂，必爲毫無遺憾的快樂。（四）

TZU CHI FOUNDATION